



服部文庫  
117  
348  
1



117  
348  
1

通來子書梓者  
充肆矣第墨子  
尚未印行本坊  
近得宋本特懇  
鹿門茅先生介  
正讐加校刻並  
無訛贗誠藝林  
奇璧也識者珍  
之

書林童思泉識

鹿門校刻

涵春樓原板

墨子全編

讀墨子

昌黎韓愈撰

儒說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  
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說專臣不  
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為聖  
不兼愛哉孔子賢以四科進襄弟子疾  
歿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說

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  
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脩身正心以治  
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  
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  
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  
用不足為孔墨

新刻墨子序

余讀賈生過秦論至孔墨並稱竊疑  
焉以為墨非聖人類也賈生特言之過  
耳及觀韓昌黎讀墨篇謂其道與聖  
人相為用又疑焉昌黎宗孟氏之學者  
孟氏闢墨甚嚴而易黎乃稱取至此  
何其言之殊耶抑果墨之道可尚而

無所皆於聖耶。余既不敢以墨為是，而亦不敢以昌黎為非。惜乎不見墨氏之書，以決胸臆之疑，而凌懸兩可之見。前年居京師，幸於友人家覓宋本讀之，乃知墨之道果異於自私自利之徒，而其言足以鼓動天下之人尊而信之。不在於孔氏下，其與孔益稱宜也。孟氏出其後，獨

取天下之所尊信者，闢而絕之，將無防其流歟。嗚呼！子夏之後有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園，謂周之學出於孔可乎？學者資乎趨向，自人殊而主師學術或有未端，果能導其流乎否也？別駕唐公博學子，聞於世，視鄙人暇，訪余於山堂，約墨原本，將歸而梓之。故余効昌黎之說，表章

之云

弟曆辛巳歲孟夏歸安鹿門弟坤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刻墨子序

余觀易黎氏之言孔子必用墨子  
墨子必用孔子而且以尚同兼愛  
尚賢明鬼諸篇與孔子磨、互證  
嗟夫何惑哉夫自孔子沒異喙起老  
莊楊墨蘇張申韓諸家並以其知  
舛馳至孟子七篇始辭楊墨闢之究

所流無父等君蓋其詳哉夫孟子當  
二氏豈故為此嘵不俵則以其說蓋嘗  
尚賢祖義本仁尊德所謂輸石亂金砥  
硃溷璧明道先生埒之淫聲艷色易蠱  
人聽睹數百載後崇正道若呂黎尚儕  
墨於孔它何責已繇今按其言墨氏有尚  
同兼愛取以校孔子如其不善而莫違之

戒典夫汎愛親仁者奚似墨氏有尚賢  
明鬼顧謂惟賢為尚親戚則不可使富  
貴又率天下萬民祭祀天鬼正典吾儒  
親尊賢報本反祭之義竟相杌斲  
昌黎偶說其文典並孔而稱迄今學  
者競相沿襲莫敢拆嘻若而人於尊  
韓當矣詎知背孟氏教乎哉或者曰

者

則老在蘇張申韓孟氏默然耶曰諸  
說雖高虛可聽而洗洋揮闔人之識  
其畔道矣所事贅其盡力與揚墨辨尔  
逆謂後有若韓氏者出而尊之已耳吾固  
因韓氏輒忼慨敢繹孟氏旨而為次孔墨梗  
概如此即有以獲庚昌黎氏曰我其何  
敢辭其何敢辭一西吳陸弘祚撰

墨子曰錄

卷之一

親士

修身

所染

法儀

七患

辯過

三辯

尚賢上

尚賢中

尚賢下

尚同上

尚同中

卷之二

尚同下

尚同下

兼愛中

非攻上

非攻下

節用中

卷之三

天志上

天志下

非樂上

兼愛上

兼愛下

非攻中

節用上

節葬下

天志中

明鬼

非命上

卷之四

非命中

非儒下

經下

經說下

小取

卷之五

耕柱

公孟

非命下

經上

經說上

大取

貴義

魯問



公輸

備城門

卷之六

備高臨

備梯

備水

備突

備穴

備蛾

迎敵祠

旗幟

號令

雜守

目錄終



墨子

卷之一

歸安 茅坤 校閱

親士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仰而太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

仰一作抑

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詬詬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詬詬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遠。臣則喑。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

招子為音相近校

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代。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而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

王

埽

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狹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境埽者其地不育三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始終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傳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疆願欲日

博

疆

校注云孩當讀如根芝

逾設壯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疆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遊。本不固者，未必幾，確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

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以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此

文一作父

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相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肱中行寅染於籍秦高疆吳夫差染於王孫維太宰嚭知伯搖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宋康染於唐鞅柳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

禮一作禮

滅一作裂

生一作在

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傅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刁之徒是也詩曰必

其

擇其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  
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  
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  
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  
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  
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  
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當  
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為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

五一作工

當也

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學。法其學，奚若？天下為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為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為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臣懼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疆，而無守備，五患也。四鄰謀之，不知戒，六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七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

待疑特

言疑信



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  
必有殃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  
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  
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  
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  
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五  
穀不收謂之飢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  
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  
分之四飢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飢存乎國人

圭一作王

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  
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  
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  
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  
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  
不搆羊豢犬豬絜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為兼  
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  
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  
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

臣一作子

搆下殺脫牛字

不祥以下至篇末  
李費本全無

不

兼下疑脫愛字一本  
愛字校臣曰脫愛字  
以意增

人為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為僂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道

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学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駟駢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飢道餓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為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

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餓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飢；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夫桀無待湯之備，故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

兵者國之瓜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其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竒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為棺槨，多為衣裳，生時治臺榭，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民，見凶飢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其一作而

自後脩至百餘十字  
錯簡  
之中下義脫諸

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  
之飾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  
以待凶飢賑孤寡故國貧其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  
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為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  
為衣服時衣皮帶芟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  
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脩其城郭  
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民則費而不病  
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歛於百姓絲麻楮布絹  
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

一本馬下無而字

財

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  
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而不知  
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  
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飢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  
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  
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  
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  
之王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  
已具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則以為錦繡

衣之一作之衣

以身服之一作以為身服

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為鈎珠玉以為珮女工作文  
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此非云益煥之情也單則勞  
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  
為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  
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  
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衣服不可不節古  
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  
稼樹藝以為民食其為食也是以增氣充虛疆體適  
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

是一作是

節義錫

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  
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  
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饅人君為飲食如此  
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  
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食飲不可  
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  
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車也全固輕利  
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  
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止足用故民歸之

上

財

當今之王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飢。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飢寒並至。故為姦。姦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

男女禽獸也。則曰牝牡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子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險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禾地利。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惠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飢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知矣今聖有樂少此亦無也

而

古當作今

尚賢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

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况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言曰。不義不富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疎。然則我不可不為義。

避下款脫遠字

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避近。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為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異者有高墻深宮。墻立既謹。上為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

富

避下款脫門字

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  
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  
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  
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  
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  
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  
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  
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  
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  
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  
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  
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  
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  
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為政之本也。

尚賢中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以賢者眾而

此處為書中文字之影印，內容與左頁文字相呼應，但因字跡模糊，難以逐字辨認。可見其為同一篇論文的複製。

事發使

國者之者按注本與一  
本作家字

紮潔同

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  
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  
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  
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者也蚤  
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  
官也夜寢夙興收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  
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  
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  
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契為酒醴染盛

肌一作飢是

唯穀雞

本

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皮幣与四鄰諸侯交接內有  
以食肌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  
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  
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  
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  
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  
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為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  
不高則民不敬矣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  
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

事斷予之令夫豈為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  
 告女憂卹誨女子鬱執能執執鮮不用濯則此語古  
 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  
 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唯母得賢人  
 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  
 母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  
 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  
 下寧樂在君憂慮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  
 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高予之爵而

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此非中實愛  
 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  
 故先王言曰食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  
 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  
 將何自至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  
 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  
 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  
 為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  
 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

未發一作皆

禮  
己以通

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頽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也。逮至其國

錯

面

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而日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而日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

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為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為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善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禪輔而身。湯誓曰。幸求元聖與之戮力。

夫若一作若吾

下歲不

距

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為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列。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已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傳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

列校注作利或曰列聖



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  
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為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  
貧富貴賤遠邇親疎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  
之然則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  
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以所得其賞何也曰其  
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  
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為天  
子以為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  
此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為暴以得其

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  
知其然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  
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是故天鬼罰  
之使身死而為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  
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暴而  
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  
若昔者伯鯨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  
之郊乃熟照無有及也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  
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

稷臯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

埴也。埴。按注曰。埴。訓。粘土。堅牢之意。

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疆。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疆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為甚。欲死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自古及今。未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手天下。名成乎後。

故一作胡可徒  
賢下服為字

世故不察尚賢政之本也此聖人之厚行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尚賢下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  
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為政其  
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若苟王  
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  
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為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  
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  
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  
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內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

六十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大一作夫

者

校注引高誘注淮南子云云而能也古通

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唯母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大以為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母臨眾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處居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眾發政而治民。莫知尚

雖

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唯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主。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

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為行人，聾者而使為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澗，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

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園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書之。

竹帛、琢之槃、孟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為其群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莫若為賢為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

晞疑晞

豎年中篇  
作距字校注  
曰距字借音

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則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為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為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知辯。

無當作夫

攸心疑收心

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感瘖聾暴為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沮以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而不相分資也隱匿良道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有禹有皋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闕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王之道

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為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脫文

尚同上  
子墨子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形政之時蓋其語人  
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  
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但是其義以非人  
之義故交相非是也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  
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  
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列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  
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序天下之所以  
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

尚同上

刑

人

相非是也校注作相非也舊作非  
是也字例今以意改

腐列校注作腐列曰舊本  
仍俱作列非說文云列腐也  
或从反 今案不必改而可

政當作正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形政之時蓋其語人  
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  
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但是其義以非人  
之義故交相非是也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  
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  
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列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  
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序天下之所以  
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



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  
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為博大遠  
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  
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為未  
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之以為正長正長既  
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  
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  
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  
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

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  
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  
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為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  
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  
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  
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  
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  
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  
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

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  
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  
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  
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  
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  
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  
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  
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  
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以治也天下之

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  
今若天飄風若雨濤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  
之不同上於天者也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為  
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  
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苦

請情誤

同上倒置

校注曰濤同  
濤太平御覽  
作濤史三王  
世家云西濤  
月氏正云  
濤者濤

尚同中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  
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  
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  
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  
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  
相帶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列餘財不以相分天下  
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  
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

尚同中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  
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  
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  
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  
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  
相帶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列餘財不以相分天下  
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  
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

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已立矣，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聞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為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為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為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為左右將軍大

夫以遠至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為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間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間則

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為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

上鄉下有長字

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以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

子

下  
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子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霜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遂，疾菑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

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腍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為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疆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

以刑當作呂刑

苗

政若此是以謀事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為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為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疆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墨之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以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

曰疑口字

遂

用刑者以為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為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亦善用口者以為諛賊寇戎則此豈白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為諛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罟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

政一作政

孽族

尚

之

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  
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  
王之為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為刑政，則文此政以為  
便，譬宗於父兄，故舊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民知上  
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  
同。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  
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  
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  
賞上。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曰人  
眾與處於眾得非，則是雖使得非之賞，未足以勸乎。  
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  
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曰人  
眾與處於眾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  
若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  
刑罰不可以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  
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  
所以治民一眾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以尚同以為  
正長，是上下情請為通。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



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害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為淫暴。曰。天下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已視聽。使人之吻助已言談。使入之心。助已思慮。使人之肱股。助已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

退

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即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為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駒。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間。見善與不善也。皆馳

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眾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墨子卷之一 終

墨子卷之二

尚同下

歸安 茅坤 校閱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為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其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民於善，非也。苟若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

於善之  
校注作之

苟若倒

必治上之為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以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為政若此，國眾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柰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為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為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為人，若苟百姓為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眾，不

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鬪，而蕩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為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

紀夏升大京人眉目俊秀性溫厚少

野望學子三子皆皇嘆曰真善聖和帝及即位引見被一敕袍

身尺右皆敬帝曰是之疲駿非也

且後拜任平潁州刺史百姓親附孫孫繼任百姓相率詣闕

下請願借

送至境各贈貨財無一所受百姓悅不已

唯留紙心事已後在守肥後其母嘆曰吾年費子不免乎

問其故曰城使子情與不免乎

百姓遂逢号哭其治化如此

賊

賞

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賤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為善將毀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為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為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為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

徧

言之下不有不善  
言之四字

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眾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眾聞則非之是以禍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



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之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天下既以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同之為說也尚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用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窮

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為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譽令問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

之  
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日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母以聖王為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為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

均下聽聞字

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為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為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上同之說而不察尚同為政之本而治要也

持一作待

不可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為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為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為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

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遂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

起

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

不孝亡行

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  
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  
者此也

兼愛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  
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  
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  
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  
不慈孝兄弟不和調則此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  
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耶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  
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  
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

卷之二 崇字子行

知當作和

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知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

賞疑貴字

以上疑賤是字

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賞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曰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為名此天下

子作乎

春墨曰故曰恐衍

政疑是改字

危疑色

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為之。况於兼  
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  
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  
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  
為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  
絺羊之裘，常以帶錢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出以踐  
朝，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為之也。昔者楚靈王好  
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肱息然後帶，扶  
墻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鰲黑之危，是其故何也？君說

曰：疑衍，成卿之曰

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  
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  
自鼓其士而進之，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  
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  
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  
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為之。况兼相愛交相利，  
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  
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  
之。此何難之有？特上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

春堂以防原為讀

孟

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為防原派注后之即噶池之竇洒為底柱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蓋諸之澤灑為九澮以捷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

以下篇推之下下脫照字

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越與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衆庶侮鰥寡不為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爵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

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士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

兼愛下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

自下發生字

賊

又

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賤人者，兼與別與，即必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己也，為人之都者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

人之家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



母語辭

善一作義

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興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為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為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母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事。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

吾

以為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若為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於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後可以為高士。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

當潛本作

士 春是云當 字作常

擇之

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  
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將往戰死  
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  
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  
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  
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  
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  
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兼費也不識天下之士所  
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

以下文推之言兼費  
當作言行辨

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子  
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  
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萬民之  
身若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  
無幾何也譬之猶馳駟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  
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  
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  
為明君於天下者是故退睹萬民飢即食之寒即衣  
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

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獨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泰山以施江

以上文推之而下脫取兼

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三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盃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秦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

求以之以疑衍

朕身

為且不唯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之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春蟊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于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為且不唯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有罪無萬

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兼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為。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為。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

遇一作過

桃

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為

遇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於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為難而不可為邪？嘗有難此而可為者，昔荆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圍，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為其難為乎？然後為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勾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

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故焚身為其難為也，然後為之。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為難也，然後為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為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艾兄悌弟。當若

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非攻上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為賊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斃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

斃一作把

茲

子

攻

以上脫必人下脫為

仁慈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政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徃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之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黑。則以

之

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苦。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譽上發脫毀字

非攻中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情欲  
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  
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  
而知矣今師徒唯母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  
可以冬夏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  
歛今唯母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  
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住而靡弊  
腑冷不及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住

母語辭

春書云上恐士

及一作反下同

碎折靡弊而不及者不可勝數與其為牛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及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為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攻三

郭

春量云而人當作而入

又云王當作士

上一作土

里之城七里之數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人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也言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

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為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止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其為國甚小，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夫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

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止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止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一不著，何其所以止於燕代胡貉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故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止。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申

大

甲

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比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齊三江五湖。而葆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群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勾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眾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欒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眾。欲

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分牙之士。皆別舟車之眾。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而不足。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吾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

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此其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為？其說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止，非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之愚人必曰：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養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善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

與

義一作善

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為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為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及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馬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愚富之。人譽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分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

伍於此為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爰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墜其城郭。以湮其溝。攘殺其牲牲。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鬪。曰。死命為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為下。又况先列北橈乎。弑罪死無殺。以譚其衆。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乎。夫利之神。滅鬼神之王。廢滅先王。

分同念

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  
為利人乎夫殺之人為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為  
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  
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為不利者也曰將不  
勇士不分兵不利教不習師不眾卒不利和威不圍  
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侯  
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而致  
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於  
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

嘗一作嘗

蕤

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父老數歲連者數月  
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  
人不暇紡績織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  
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幔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  
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  
亡道路道路遼遠糧食不繼餘食飲之時厠役以此  
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  
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  
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

王逸注楚辭云倭住也楚人名住曰倭

還一作速曼

霄

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罰之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

錄

王

堪作數

堪哉同

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搃矢有苗之祥。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御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逮至乎夏。夏桀。天有韜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乃命湯於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有神來告曰。



達

宵

綠

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祭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王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宥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泗地出乘黃。武王功。夢見三神。予既沉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

立按來疑資

封

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祭主諸神。祀紂先。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越王繫虧。出自有遽。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

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為馬然。今若有能信功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之救小國也。

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忌說人勞我逸，則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為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臣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

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察者此也。

節用上

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者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為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用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為衣裘何以為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為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羊組不加者去之。其為宮室何以為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兩有盜賊如固者。羊組不加者去之。則為甲盾五兵。何以為。以圍寇乱盜賊。若有寇

一本不母易地是

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有不勝是故聖人作為甲盾五兵凡為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羊鉏不加者去之其為舟車何以為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為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羊鉏不加者去之凡其為此物也無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為難結唯人為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敬母處家

者

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蚤處家君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惟不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歛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母與師以攻伐鄰國父者終年連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

有藏荷

與

校注後即據字異文又云  
今當作今

特一作將

聖上二有務行

與侵就後索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聖人為政特無此不聖人為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二十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鞮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香香之和不致遠國

珍恢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垂滂天下南撫交趾北  
 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建至其厚愛黍  
 稷不二羨歲不重飲於土墉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  
 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  
 曰冬服紺緌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  
 止諸如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王為猛  
 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劔為刺賊  
 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為衣則輕且  
 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

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  
 者聖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為舟楫足以  
 將之則止雖止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  
 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  
 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  
 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  
 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為  
 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建夏下潤濕上重丞恐傷民  
 之氣於是作為宮室而利然則為宮室之法將奈何

我子墨子曰。曰其旁可以圍風。上可以圍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為。

節葬下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為親度也。今孝子之為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若三務孝子之為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

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天下為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為天下度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没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父喪以為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父喪以為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相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為政乎國家為民而觀

之計厚葬父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父喪實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乱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興與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父喪實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乱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父喪實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理乱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

為人下至事也衍



是

皆

雖一作唯

正疑正

車當作庫

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為。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為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母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為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存乎正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載

乎壙。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几挺。壺盥。戈劍。羽旄。茵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柩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纒經垂涕。處倚廬。寢苦枕函。又相率強不食。而為飢。不衣。而為寒。使面目陷。隕。顏色鰲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夫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

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  
為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  
紵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計父喪為父禁從  
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又禁之以  
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獲也富之說無可得為是  
故以求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  
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父喪者為政君死  
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  
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

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隤顏色黧  
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  
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  
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  
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敗男女之  
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劔而求其壽也衆之  
說無可得為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欲以  
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父  
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教必亂若法若言

行若道使為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為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行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得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為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並為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累而毋負已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

厚

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没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以攻伐并兼為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者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者攻之今惟母以辱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為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

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和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父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乃其所哉。故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

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父喪者之言曰。厚葬父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也。以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蛭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訖而後哭。滿塹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

則

於疑焉

大一作六

法

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埒，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取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於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闔三椽，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盥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塗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

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母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本吾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

果

焉。上稽之舜、堯、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鞞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

有

上登之上發之字

自炭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秉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上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

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  
道漏氣無發洩於上壘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  
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俛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  
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  
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謂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  
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  
為政而不可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二終

請為請

